

书趣文丛第四辑

因为梦想有一天能摆脱学术，自由自在地读书，东拉西扯地聊天，我常常想起一个词，这就是“放虎归山”。

放虎归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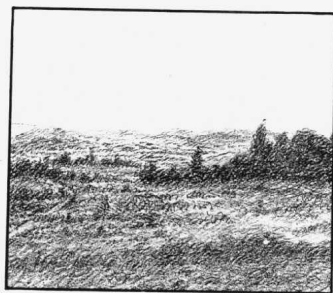
李零 著



书趣文丛第四辑

放虎归山

李零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虎归山 / 李零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8

(书趣文丛; 第四辑)

ISBN 7-5382-4539-1

I. 放… II. 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832 号

放虎归山

李 零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1,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印数: 10,001—16,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技术编辑: 华 德
装帧设计: 张 宏	美术编辑: 宋丹心
特约校对: 吴海平 E 碟	责任校对: E 玲

ISBN 7-5382-4539-1 / C · 165

定 价: 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第四辑

小引

八十年代有“文化热”，九十年代据说又有新的“文化热”。两大热潮，聚讼纷纭，众说杂陈。爱之者说这一次是引进之先声，开放的前提，或者是说彼一次是几千年优秀传统之传承，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小结；攻之者则责此为“全盘西化”，或怨彼为“义和团病”之再现。不论如何，中国思想文化界由此可以有“众说”和“聚讼”之可能，实在是大好事一桩。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仅觉得煞是好看，而且深为庆幸：中国究竟是越来越进步了！

两次发热，佳作如潮，现在或将来想必均有我们同行中的才俊之士，辑之成书，销以行市。现在我们只做一件小事：取其将来的巨编的可能的子遗，编入《书趣文丛》，作为这一丛书的第四辑。未见皇皇巨编，先辑零星“子遗”；于理不合，于礼不周，但世上某些事也许非要如此“非理性”方可。

古往今来，凡是文人学士所熟悉的事，必然同“读书”一事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因为文人之为文人、学士之为学士，说到底，究竟大多是“从图书馆里来又回到图书馆里去的”。他们有时也要受命去杀猪，去种田，去放牛，也会去做官，去经商，但是，一为文人学士之本来面目，就离不开书。有这一点，我辈附丽于文人学士的所谓“文化服务工作者”才有些小事可做，讨得些许生活之资。这一辑所欲呈现者，是近年热潮中涌现的中青年学人的读书心得之若干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学人中以近年比较活跃的为主，而且限于交往，大多是我们在本职工作中经常请益、讨教的一些位熟人。就中，吴方先生英年早逝，最为可惜。其他各位则在学界文坛驰骋正勇，学术生命如日方升，相信今后当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但即此一部分小小的学术小品，亦可看出，江山代有才人出，今人是不让前贤的。我辈生逢其时，可以为八九十年代优秀学人编书效力，为中国文化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成就的一个小小的侧面，深有幸焉！

脉 望

一九九六年三月

书趣文丛第四辑

- ① 独语

赵园著

- ② 斜阳系缆

吴方著

- ③ 放虎归山

李零著

- ④ 不肯进取

黄梅著

- ⑤ 考槃在涧

葛兆光著

- ⑥ 寻找手稿

李庆西著

- ⑦ 阅读日本

陈平原著

- ⑧ 浮世绘

刘东著

- ⑨ 旧影与新知

汪晖著

- ⑩ 斜晖脉脉水悠悠

王振忠著

3AC43/01

目录

- ◎放虎归山(代序)/1
- ◎历史怪圈(答记者问)/7
- ◎服丧未尽的余哀/14
- ◎最后的电话/29
- ◎上海有个陈建敏/34
- ◎读《少年先锋》/43
- ◎“徒劳”的悲壮/51
- ◎当代《封神榜》/61
- ◎汉语中的外来语/70
- ◎太史公去势/77
- ◎文人相倾/82
- ◎“真孙子”(山东日记)/86
- ◎纸上谈兵——装孙子/103
- ◎侠与武士遗风/113
- ◎汉奸发生学/121
- ◎高罗佩与马王堆房中书/132

◎闭门造车——房中术／144

◎惧内秘辛(一)／165

◎惧内秘辛(二)／171

◎《孙子古本研究》自序／178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译者

前言／181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译者

后记／195

◎《中国方术考》自序／199

◎《中国方术考》补记二／204

◎《中国方术概观》编者前言／206

◎吃苍蝇／209

◎后记／216

代序

放虎归山



读书有趣，读闲书更有趣。尤其是茶余饭后，枕边厕上，一边咀嚼文字，一边品味人生，那才叫莫大享受。然而可笑的是，我虽坐拥书城，手不释卷，却少有时间，难得轻松，枉担着一个“读书人”之名，多少年下来，从头到尾看完的书几乎没有几本。一次性消费，最容易被朋友借走的书当然早就不买。比较有趣，准备将来一定要读的书也束之高阁。只有节衣缩食换作“吃饭家伙”的大部头，沉颠颠压满书架，供我爬上低，东一本西一本，此一页彼一页，翻来查去，点缀于刻意求深的学术论文之中。时间长了，我自己都糊涂，不知书读我还是我读书，好像庄生梦蝶一样。

为写作特别是为了做学问而写作，去读书或不如说查书，当然是很严肃，很艰苦，因而也很悲壮的事情。这就像职业运动员为了那些宝贵的一厘米、一秒钟，同如云的强手搏斗，跟生命的极限较劲，流血流汗，浑身伤残，无论捧杯而还还是抱恨而归，都免不了大哭一场，让我们这些观众也跟着掉泪。可是话说回来，运动员既奉健身为宗旨，为全民树榜

样,结果拖个病身子回来,却也不无讽刺。大家都说体育的精神是“贵在参与”,然而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哪儿?我看还是在那些每天早上,花间林下,伸胳膊踹腿,摇脖子晃脑袋,从来也不知冠军为何物的人们当中。同样,我相信,真正的读书大概也在于忘掉学术。为此,我很怀念过去的读书生活——插队时候的读书生活。

因为梦想有一天能摆脱学术,自由自在地读书,东拉西扯地聊天(口谈或笔谈),我常常会想起一个词,这就是“放虎归山”。

提起老虎,谁都知道,这是一种与猫相象而极为凶残的食肉猛兽。俗话说“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放虎归山”本来并不是好词,那意思常常是说把穷凶极恶的歹徒放回匪巢,让他继续干坏事。可是近来由于保护动物主义者的平反昭雪,老虎的形象已大为改观。

中国的老虎有三种,一种是东北虎,高大而皮毛美丽,据说与俄罗斯的乌苏里虎同种;一种是华南虎,与华南人一样,

比较矮小；还有一种是西藏的虎，我从未见过，只是听从西藏回来的朋友说是与南亚的孟加拉虎为一家。记得小时候，人们总是说华南虎多而东北虎少，所以我老是受到动物园去看东北虎，对于华南虎不甚珍惜。但现在噩耗传来，情况却是：东北虎虽濒于灭绝，但尚未死光；相反，真正绝种的倒是华南虎。中国人多，而华南尤多，如水潦尘埃归焉，此虎之所以亡也。即此一端已足证明，“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乃是人类的颠倒黑白。

人类对老虎的偏见，在他们对整个动物界的偏见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其圈子内部各种偏见的象征。例如前一阵儿，学界为“东方主义”起争论，有些后现代的批评家把张艺谋的电影制作斥为“后殖民主义”，视外国的各种大奖如圈套，而反诘者则讥刺对方是堕入被批评者的话语，建议大家“各挖祖坟”。他们所说的各种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或他们对其他文化的歧视与偏见（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若比起他们对动物的偏见，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们不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动物自身的善恶美丑，还按

我们的想象给他们乱派角色，什么蝴蝶漂亮，孔雀美丽，猴子聪明，狐狸狡诈，蛇蝎狠毒，虎狼凶残，猪驴蠢笨，牛马勤劳，甚至就连猫狗都有忠奸。我们从小就受童话洗脑，对这一套早已心安理得，态度之蛮横超过最老牌的帝国主义。我怀疑，人类对同类的歧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定要把对方置于“禽兽”或“畜生”的地位（“亚圣”孟子已用这样的话骂人），恐怕正是此类偏见的推广。

现在华南虎死光也就死光了，要紧的是赶紧抢救东北虎。我听说这种独行侠似的猛兽，不但择偶不易，交配也难，为了让它们有足够的种群数量，不致因近亲交配发生退化，最好还是把它们集中饲养。但也有另一种意见是主张把它们放归山林，以免胡吃闷睡，娇惯坏了，“养虎不成反类猫”，失去虎之为虎的天性。最近，有位帮世界动物保护组织做事的朋友从东北回来，听说一件怪事：在某动物园，为了拍电影，有人拿活鹿饲虎，鹿见虎直哆嗦是不用说了，奇怪的是，虎见了鹿也纳闷，跟着哆嗦。对养虎，咱们是外行，耳食之余不能赞一辞。但愚见以为，假如没有人类猎杀的危险和交配上的



困难，“放虎归山”才是真正的上策（和“驯化”相反，专门术语叫“野化”）。

记得二十年前，每当我乘一〇三路无轨电车经过沙滩、美术馆和灯市口，我都会对这个现在我极为熟悉的“金三角”感到神秘莫测、肃然起敬，因为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华书局正坐落在那里。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我第一次踏进这些破旧建筑的门坎，是怎样热血上涌，砰然心动。然而现在，当我在学术的殿堂中流过很多汗也洒过很多泪，困倦不堪，敬意全失，黄泥小屋，一盏青灯，过去读书的情景又会一次次浮现于梦中：

尽管那时的书很杂也很俗，人很年轻也很幼稚，我一心想作一个学者，但毕竟不是一个学者。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历史怪圈(答记者问)

《河殇》问世后，许多学者已对《河》片引为依据的史实和理论提出了质疑，这里，谨就《河》片中的一个主要视角——文化反省问题，请两位学者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下 G 代表高王凌，W 代表李零，C 代表记者)：

C：最近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与其他“黄河片”、“长城片”不同，是一部历史文化题材的“反思”片。你们二位都是研究历史文化问题的，对此有何看法？

G：现在所说的“反思”，主题是“反传统文化”。它是同“弘扬传统文化”唱对台戏的。有人讲，“反思”是引人向前，“弘扬”是拉人退后。这种话题，一百多年前，大家就热衷过。但我认为并非除了这样一捧一骂，我们就别无选择了。

W：现在两种风，从文化气候上讲，还是骂占上风。“四人帮”垮台后，大家痛感中国落后，这个情绪一直是压倒一切的。近年来，很多写历史文化问题的作品都是以此为基调。只不过用影视手段这种大众媒介来表现这个基调，这还是第一次。

G：直率地讲，我们对“弘扬”说并不赞同。现在很多人讲孔

子、讲中国文化特性，以及民间艺术的发掘等等，都带有一种“假古董气”，但我认为，《河》片反映的情绪是个更值得批评的现象。很多人都说要反省中国历史，但认真看一下，恐怕还是以肤浅的“比较”居多，是顺着文革结束后的那种情绪在做惯性运动，很少对自己习惯的认识方法和思维角度进行反省。也就是说，没有受到怀疑的恰恰是怀疑本身。

W：一讲历史文化，大家就心情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受这种心情支配，许多问题就会变成“神话”。《河》片是一个缩影，它反映了“古、今、中、外”现在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东、西方文明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君住球之西，我住球之东”，不在同一个竞赛场地，但近代以来，大家或早或晚都卷入了同一竞赛。从前我们对农业文明有很大贡献，但现在却丢了“老大”，特别是在航海的问题上，历史给了“公平机会”，但我们却坐失良机，一蹶不振，以至于今。

C：在交通和商业文明没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海洋和高山一样都意味着隔绝，是吗？

W：现在讲历史，有许多人是以五十年代的“常识”为材料，按八十年代的情绪进行编写，搞出一些误解。拿“闭塞”和“开放”来说吧，现在有一种神话，就是海洋使人相联，陆地使人隔绝，我们吃亏就吃亏在不航海，是个“闭塞”的文明。《河》片也把西方文明叫“海洋文明”，叫“蔚蓝色的文明”，正好与我们这个“黄土地”形成对照。其实，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西方的农业文明也是内陆文明，他们的农耕文化是源于西亚，从东南欧分两线向北、向西传播，走中欧的那条线特别发达，也是在黄土地带上发展起来。他们航海，范围也很有限，一直是在地中海这个“小澡盆”里打转转。其文化传播半径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都不比我们大。我们古代也一直航海，郑和以前就航海。古代航海都是沿海岸线顺边溜，或从小岛跳跃，但我们这边是个“大池子”（夹在三

个大洲间)，英文叫 Pacific Basin。它太大了，不但不能使人相联，还使人隔绝。

在这个“大池子”里，美拉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的居民是最古老的航海民族，但地理大发现时，他们的发展程度也最低，《河》片把黄河流域文化领先于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看作“内陆文明”打败“海洋文明”，认为此事“埋伏下”我们民族“日后衰败的命运”，而且从“河姆渡”一下就跑到了“深圳”，这都是一些错误印象。

G：很多人以为搞中国历史就剩下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长期停滞，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自行进入资本主义。“一把尺子量天下”，于是产生中国为什么吃粮食不吃肉？为什么用方块字不用拼音文字？为什么是“大一统”而不是四分五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而不搞宗教统治？以及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等等，也许凑一凑可以叫中国的“十大怪”。我认为，中国没有自行进入“资本主义”，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追问。工业文明的发生，与农业文明的发生不同，是从一点出现，然后传遍全球。这种体系一经形成，再谈其他国家独立发生的问题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资本主义的带头国家很少，其他都是受传播影响的后发类型，大家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浪费精力。如果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全世界一百几十个国家，他们的学者也都像我们这样，非要追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自行进入资本主义，那么是什么结果？我有一位朋友曾说，恐怕中国社会并没有“长期停滞”，倒是我们有些人的心智是“长期停滞”了，就是指这种现象。

C：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在引导人们反封建、争民主上是有意义的，但发展到一种民族自悲的地步，似乎就走偏了。现代一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各类文化都有自己的生长、存在的条件和价值，无优劣可言，你们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W：文化当然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缩小这些差别。古与今，中与外，在大家心里老是摆不平，正如台湾作家龙